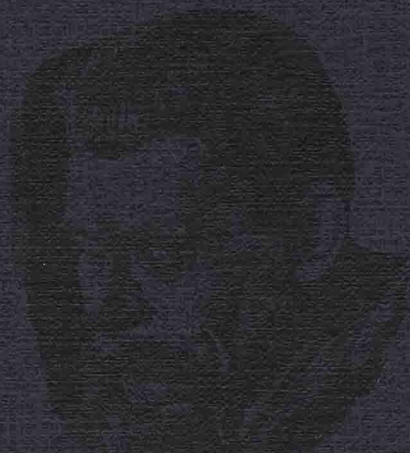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苏联）格·伊·萨姆金 著 王 明 译

ЖИЗНЬ

КРИМ САМКИНА

第三部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ЖИЗНЬ
КЛИМА САМГИНА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 / 著 贾 刚 / 译

第三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四十年间)

第三部

贾 刚 译

第一章

—

克里姆·萨姆金回到家中，看见安菲米叶夫娜艰难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在各个房间里来回奔忙着。

“下葬了吧？这下可好啦，”她唔唔噜噜地嘟哝着，走进卧室里去。随后，萨姆金听到从里面传来老太婆平淡的声音：“我真不知道该拿叶果尔怎么办，他没完没了地喝酒。在为皇家放弃手中的权柄而惋惜呐。”

萨姆金向她要了茶，就关上书房的门，侧耳细听起来：窗外脚步声杂沓，人们在走动。这种接连不断的喧嚣使人觉得好像有一台机器正在平整马路，敲击房屋的墙壁，仿佛是在展览街道似的。住宅对面的路灯被人打碎，已经不亮了，好像住宅也搬了家一样。

“完了，”萨姆金心里默想着，闭上了眼睛，于是他看见这两个字已经写成未来一篇文章的标题；末尾甚至画着一个惊叹号，不过这个惊叹号是弯曲的，又像是个问号。“在目前情况下，葬礼似乎是在表明将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啦！”

他懒洋洋地思忖着，感到惶惑不安，脑海里不时地冒出米特罗方诺夫、柳托夫，又想起尼康诺娃，这都妨碍他的思绪。

“莫非是她告发了米特罗方诺夫？”

随后他又想起和她紧挨着躺在床上是多么不舒服，因为她占的地方太大，而床又很窄。还有她那小心翼翼地把乳房放到胸罩里去的姿势……

在街上游逛的几个小时发生了作用：当安菲米叶夫娜端茶进来的时候，萨姆金已经睡着了。瓦尔瓦拉使劲拽他的胳膊，好像要把他拽到地板上似的把他叫醒了。

“你倒是醒醒啊！听见了吗？大学附近开枪啦……”

她身穿一件皮大衣，浑身散发出凉气和香水味儿，皮大衣上的雪花融化了，变成晶莹的水珠。她一只手捏住喉头，高声喊道：

“太可怕了！打死了那么多人！还打死了一个小男孩儿……”

“小男孩儿？”萨姆金反问了一句。“也许……”

“也许什么？哎，真见鬼！”

她终于解开了大衣的小钩钩，脱下冰凉的皮大衣，扔到萨姆金的膝盖上，从头上扯下帽子，就一边在屋子里急匆匆地踱步，一边发疯似的叫喊：

“实际上，早已决定要开枪啦。这倒霉的葬礼！其实，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法国呀！怎么能搞这种示威游行呢？”

他听见库莫夫在餐厅里说：

“简直是……疯啦！”

“是谁开的枪？”萨姆金疑惑不解地问。

“是从练马场开的枪，军队干的。斯特拉托诺夫说得对：犹太人要为这次葬礼付出昂贵的代价！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她挥舞了一下帽子，喊道。“先是许可游行，后来又开枪！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不吭声啊？”

她说完就跑掉了，使克里姆不必说话了。

“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他坐在那里，一面思忖，一面侧耳倾听妻子断断续续的叫喊：

“是的，是的……太可怕啦！”

大街上人群的脚步声好像变得急促起来。萨姆金心慌意乱地走进餐厅。从此刻起，他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噩梦。库莫夫和他撞了个满怀；他眨巴着眼睛，用一只红红的手理着头发，不停地摇晃着脑袋，于是头发重又披散下来，耷拉到他的脸颊上。

“疯一啦。”他从牙缝里吐出这两个字，便走到电话机旁，取下听筒，把它贴在耳朵下面的脸颊上。

“电话不通啦！”瓦尔瓦拉喊道。

“我不信，我不信彼得堡又给德国人统治了，就像当年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三月一日事件发生以后那样^①。”库莫夫望着听筒嘟哝道。

“我哪里也不能放您去，库莫夫！您怎么会以为他也去尼基京大街了呢？再说也不是所有去尼基京大街的人都被……”

柳芭莎·索莫娃像只小鸟似的飞进餐厅，身后一条花格毛毯披肩拖在地板上。她像瞎子似的撞到桌子上，险些摔倒。她用拳头敲击着桌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像机关枪一般迅疾地说道：

“图罗博叶夫中弹……受伤了，正躺在斯特拉斯特大街的医院里。必须自卫，不然还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设立医疗急救站！死的伤的都很多。听我说，你们这里也应当成立一个医疗急救站。当然，是要起义的……社会革命党人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

瓦尔瓦拉粗鲁地、甚至像是赌气似的打断她的话，反问了她的许多问题。安菲米叶夫娜走了进来，一声不吭地给柳芭莎脱起衣服来，柳芭莎却从她手里挣脱出来，大声喊道：

“不要管我！我马上就要走……哎哟，我的上帝呀，您不要管我了呀……”

“什么站也不要设立！”瓦尔瓦拉在丈夫耳边焦急地嘀咕道。“无

①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人暗杀亚历山大二世以后，其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于一八八一年六月六日签订了奥俄德条约，史称“三皇联盟”；条约规定彼得堡由德国总督管制。

论如何也不设！我不能，也不允许……”

柳芭莎仿佛要蹿到桌子上去似的直蹦跹，急冲冲地嚷道：

“戈金家已经设了一个急救站，克里姆，应当去求求柳托夫！他有一所空房子，而且地点也很合适，那里必须设置！克里姆，找他去吧！现在就去……”

“对，对，去吧，克里姆，”瓦尔瓦拉恳切地重复说，而索莫娃又生气地喊道：

“把上衣和披肩给我！”

“喂，你去哪儿，倒是去哪儿呀？”安菲米叶夫娜追问她，声音不知为什么很低沉，但是柳芭莎却用“玫瑰花”面包似的小拳头敲了一下桌子，朝她嚷道：

“您什么也不懂！您……迟钝得像块木头！一些来历不明的家伙在追逐阿列克谢·戈金，朝他开了枪……”

安菲米叶夫娜把柳芭莎拉走了。瓦尔瓦拉又喃喃地对丈夫说道：

“你去跟柳托夫商量商量，他是个有地位的人，我们是不能设立的，谢谢你啦！”

萨姆金走去穿衣服，倒不是认为有必要设立急救站，而是为了离开家，去理一理自己的思绪。他觉得震动太大了，被人蒙骗了，他不愿相信听到的那些话。然而，看样子确实发生了什么荒唐的事情，而且好像是专为跟他个人做对似的。

二

“我们必须自卫。要举行起义，”萨姆金来到街上的时候，还在脑子里重复着柳芭莎的叫喊。“一个疯女人！”

但是，他骂了索莫娃一顿之后，又觉得这些狭窄而弯曲的街道是很适合构筑街垒的。紧接着他又快快不乐地想起十月八日那天，工人们是怎样用陌生人的眼神打量着这座城市的。后来他突然发现，这个

巨大而又乱哄哄的城市，对他也是陌生的，已经不是几小时以前的那个莫斯科了。寒冷的黑夜已经笼罩了这座城市，把人们挤进大大小小的房子里，熄灭了街上和窗户里的所有灯火。只是在挂满霜花的玻璃窗里面，偶尔闪烁着一些黄色的光点，显得凄凉而又可怜。呛人刺眼的尘埃在黑暗中嬉戏着，散落下来。城市变成了虚幻的世界，因为在黑暗中，除了黑暗本身，一切都是虚幻的。

于是，萨姆金也和任何一个处在黑暗中的人一样，痛心地感到自己却不是虚幻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匆匆走过。很可能他们当中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去处，而另一些人却像迷了路似的在瞎闯，因为萨姆金已经两次发现，他们拐进一条胡同之后，却又马上回来了。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走去。有一小伙人，四五个人吧，赶过了他；其中有个人抽着烟，烟头仿佛在合着步伐的节奏，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一个女人用哀怨的声调喊道：

“先生们，难道这是真的吗？”接着她又嚷了一句，“您倒是把烟扔掉呀！”

萨姆金打了个寒战，心想今夜的莫斯科比一月九日深夜的彼得堡还可怕。他开始聚精会神地倾听起来，希望能听到有纪念意义的枪声。然而听到的却是几下像是关门似的乒乓声，以及远处传来的莫名其妙的噼啪声，就跟被严寒冻裂的树枝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他时而觉得有人在铁皮屋顶上来回走动，时而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吱吱响了一阵，然后倒了下去，就跟篱笆突然倒下了一般。在这爆裂声越来越频繁的黑夜里，萨姆金在大街小巷里像迷了路似的来回乱蹿，他想象见到柳托夫一定会是很不愉快的，于是他最后认定：设置医疗急救站纯粹是异想天开。

“我这时候走出家门实在是失算，”他思忖着放慢了脚步。“这次开枪许是一场误会。”

但他马上又想起来，自己也曾把一月九日的罪行看成是误会，于是就抛弃了对今天发生的事件的猜测，决定回家去。阿琳娜当然都会

知道的,没有必要到她那里去了。图罗博叶夫就应当得到这样的下场。实际上他是个冒险分子。这种人的结局要么是自杀,要么因刑事犯罪而老死狱中。他是没落阶层的残渣余孽。也许阿琳娜仍在爱着他。有人说女人一辈子都在爱着她的第一个男人,不过不是用她的肉体,而是用她的记忆。他拐进一条胡同,走了几步,就被人叫住了:

“是谁在那里?”

他面前出现一个大汉,这个人划了一根火柴,照了照他的脸,严厉地问道:

“您是住在这条胡同里吗?”

“不。”

“这里禁止通行。”

萨姆金没有问为什么。他听到在胡同尽头有些人时而呷呷地咳几声,小声交谈着,来回走动,在地上拖拽什么沉重的东西。

“当然是些大学生,一些毛孩子,”他心里想,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赶忙离开了这个穿长大衣、头戴西伯利亚皮帽的大汉。寒冷的黑夜,使他把身子缩成一团,觉得浑身困乏无力。各种思绪萦绕在心头,使他感到郁闷,大脑也仿佛被搅得要爆裂似的。萨姆金不禁想起,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日子里,他几乎总是被一些琐碎的念头纠缠着,它们总是在基本印象之上盘旋,好似在篝火余烬上飞舞的火星。

“这是艺术家的特点,”他心里想,竖起大衣领,把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放慢了脚步。“大概艺术家们为了探索主要事物的特征时,就是这样思考的。然而,这也许是对荒谬所造成的致命打击进行自卫的情感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吧。”

当他拐进他住的那条街的街角时,差一点儿撞在一小伙人的身上。他们正挤在两道花园篱笆中间,其中一个人小声地匆匆说道:

“为了信仰—沙皇—祖国……”

竟把这几个字连成了一个。萨姆金只看到这帮人的脊背和后脑勺;他加快了脚步,匆匆地绕过他们,但在寒冷宁静的黑夜里他还是听

到了他们那些急促而又清晰的话语：

“罢工者都被犹太人收买了，这很明显。而且瞧那葬礼吧，他们埋的是谁呀？又是多么隆重的葬礼呀？就连去年殡葬凯莱尔将军^①也没有这样的规模呀，可他还是英雄呢！”

“也是一个‘讲道先生’，”克里姆心里想，四下张望着，朝自家的大门匆匆走去。

三

当他走进餐厅，点上蜡烛以后，看见妻子和衣躺在客厅的卧榻上睡着了；她张着嘴，一只手搁在胸脯上，另一只抱着脑袋。

“柳托夫过来了，”她醒过来，皱着眉头说道。“他请你到医院去一下。阿琳娜在医院里都快疯了。天哪，我的头痛死啦！尽是些乌七八糟的勾当！”她忽然又是喊叫，又是跺脚。“还有你，夜里跑出去……鬼晓得你跑到哪儿去了……你已经不是大学生喽……”

她气冲冲地解开上衣，操起蜡烛就走出去了。

“你忘了是你要我出去的，”他冲着她的背影说道，同时心里又说：“瞧她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多像……”

他把一个侮辱女人的字眼咽了下去，摸黑坐到一把温暖的软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倾听夜里的动静。他又一次地，而且是非常痛心地感到自己受骗了，感到自己是孤苦伶仃的，是命里注定要思考一切问题的。

“这就是我的职能吗？”他自问道。“根据拉马克^②的学说，职能创造器官。假如把人的生殖本能除去的话，那么人又是什么职能的器官

① 沙俄陆军中将凯莱尔一九〇四年七月十八日战死在中国的东北，沙皇当局在莫斯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② 拉马克(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最先提出动物进化的完整理论，证明器官的职能对人体的发育有影响。

呢？托尔斯泰是正确的，他对理性是深恶痛绝的。”

香烟灭了，火柴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懒洋洋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就开始脱皮鞋，他决定不去卧室睡觉，因为瓦尔瓦拉很可能还没睡着，听她胡说八道真叫人讨厌。他手里提溜着皮鞋，脑子里想着库图佐夫曾经以同样的姿势在这个位置上坐过。

“是的，他现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煽动人们的激情哪……”萨姆金顿时觉得好像身上有个脓包破裂了似的，冰凉的、愤怒的细流扩散到他的全身。

“他是对的！”萨姆金心里喊道。“让人们的激情燃烧起来吧！让所有这一切，这些塞满了为民分忧的绅士、书呆子、批评家和分析家的大小房屋统统见鬼去吧……”

“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呀？”瓦尔瓦拉拿着蜡烛站在门口，用手掌遮着眼帘望着他，严厉地诘问道。“请你去吧！我不好意思承认，但是我怕得很！这孩子……不知哪位医生的儿子……他呻吟得很厉害……”

她身穿长睡衣，头戴睡帽，趿着拖鞋，那样子酷似布什^①一幅漫画上的人物。

“你的行为太奇特了，”她走到床边，说道。“可我知道，你对这一切是不会喜欢的，而你却……”

“住嘴！”他的呵斥虽说声音很低，但却使她踉跄后退了一步。“不用你跟我说，我自己知道！”他脱去身上的衣服，继续说道。他还是头一次跟妻子大喊大叫，他对这次呵斥感到很痛快。

“你疯啦！”瓦尔瓦拉嘟哝道。这时他发现她手中的烛台在颤抖，而且趿拉着拖鞋，远远地躲开他。

“你知道什么呀？也许明天就要发生激烈的战斗，大屠杀……”

瓦尔瓦拉不知道为什么沉重、笨拙地倒在床上，脊背冲着他；他吹

^① 布什(1832—1908)，德国画家，他的讽刺和幽默画在当时的俄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颇为流行。

灭蜡烛，也躺下了，等着她继续说下去，也准备对她说一大堆伤心的事情。黑暗中，他仿佛看到天花板下面有些烟雾的点和圈在缓缓地旋转。他等了好半天，才听见她在静夜中喁喁低语：

“我真不明白，干吗要跟我发火？要知道，我又没有去搞革命……”

他本以为她会些别的话。这些话太愚蠢了，简直没法回答；于是他用被子蒙住头，也转过身去，背冲着妻子。

“呵斥她是无济于事的，而且也太笨了。要呵斥的倒该是别的什么人，也许，还包括自己。”他想。

然而对自己他是很怜悯的，他的思绪像一场梦，是那样迷离恍惚；他觉得瓦尔瓦拉在啜泣，在擤鼻涕，妨碍他人眠。

“兴许她是在恨我，可我自己大概很快也会恨我自己。”由于这种想法，他对自己的怜悯就越发强烈了。

四

快到黎明的时候，他才睡着。刚一醒来就想起他跟妻子吵嘴的情景。他赶快穿好衣服，喝完茶，急忙走了出去，以逃避那不可避免的解释。

“莫斯科已经灰心丧气了，”他漫步在这座异常沉寂的城市的林荫道上，心里说道。已是正午时分，街上却行人稀少，而且多为小市民；他们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一小堆一小伙地站在大门口，不管是往哪里去的，也都是三五成群，或者人数更多。看不见学生，单个的行人也很少，既看不见车夫，也看不见警察，但是到处都有顽童在逛来逛去等待着什么似的。

昨天不让萨姆金通过的那个胡同口，现在已用没轱辘的大车、木箱子、床垫子、报亭和门板堵死了。在这个街垒的前面放着一个装水泥的空桶，桶上坐着一个满脸火红胡子的男人，他嘴里叼着烟卷儿，两

膝之间夹着一杆步枪，他的装束就像要出去打猎似的。街垒的后面，有三个人正在忙活：一个人在用铁丝把一块厚木板绑到大车上，两个人在从院子里往外搬砖。所有这些都使萨姆金想到，这是小市民们在寻开心。

在彼得罗夫医院的接待室里，柳托夫怀着渴望已久的心情扑到克里姆身上，他披头散发，形容憔悴，小眼睛通红，尽作怪相的脸上布满褐色的雀斑。

“哎呀，我可把你等来了！”柳托夫嘎哑地说起来，抓住萨姆金的胳膊就往过道里拽，最后把他推到一个窗户洞里。“你看，他死了，十一点三十七分死的。两颗子弹都打在肚子上。他吃尽了苦头，现在你看看吧，我的老弟！”他凑到萨姆金跟前，紧挨着他的脸，用嘶哑的声音继续说：“现在，阿琳娜出了个难题儿，硬要把他葬在维坚斯基公墓里，真荒唐！可是，维坚斯基公墓鬼知道在哪儿！老实说，此时此刻，还搞什么葬礼呢？神甫拒绝参加葬礼。真是个白痴！他说‘这是杀人案，是刑事犯罪’。我说：‘怎么能说是犯罪呢？士兵们并不是自愿开的枪，自然是服从长官的命令，就是说，军队是为了对付那些穷凶极恶的学生，是在进行自卫的情况下才杀的人！’”柳托夫说到这里咽住了，咳嗽起来，随后他把一只手搭在萨姆金的肩膀上，继续说：

“老弟，你不妨去劝劝她，叫她不要再搞这种葬仪了，好吗？”

他的腿在颤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蜷着双膝，趑趄趑趄站不稳当。萨姆金默默地听他讲，心里猜测这家伙怎么会如此狼狈？柳托夫用肩膀推开了克里姆，自己靠在克里姆原来站的地方的墙上，两手一摊，说道：

“什么样的日子来到了，啊？还叫你嘿—嘿—嘿地笑吧！要知道，我是跟他一道走的。是呀，在多尔格鲁科夫巷口，我被一个社会革命党拦住了，随后就听见呼呼两声，这些狗娘养的！他们也不到跟前看看，打死的是谁，有几个？开了枪，就躲到练马场里去了。所以，萨姆金，你去劝劝吧！我是不能去的！老弟，这对我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不

可思议的！我曾经以为，马卡罗夫才是她的心上人呢……她来了！”他喁喁说道，走开去，远远地躲到角落里去了。

阿琳娜从远处顺着过道轻飘飘地走过来。她身披短皮大衣，扣子都解开了，一条围巾搭在肩上，披头散发，身材显得异常高大。当她走到跟前的时候，萨姆金觉得，劝她是徒劳无益的，瞧她呆板的表情，深陷的眼窝，闪着狂焰的眸子就明白了。

“哟，终于来了一位明公，”她模糊不清地悄声说道。“克里姆，你陪我去公墓吧。而你，柳托夫就不要去啦！就让克里姆和马卡罗夫去吧，你听见吗？”

柳托夫捋着小胡子，顺从地点了点头。

“我已经雇了六个人抬棺材，”她继续说着，突然跺了一下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哪里也找不到一朵鲜花，真该死！”

她继续往前走。柳托夫嗔怪地摇摇头，喃喃道：

“你是怎么搞的，萨姆金？哎呀，老弟……怎么能让她去呢？唉！……”

他踮着脚尖跟在阿琳娜后面走去。

“我陷进了何等愚不可及的境遇里啦！”萨姆金四下张望着，心里在说。病房门轻轻地打开，几个穿白大褂的女看护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屋子里散发出药品的气味；风一阵阵地扑到玻璃窗上。马卡罗夫从一间病房来到走廊上，他边走边解开白大褂上的带子，瞅了一眼克里姆，意味深长地问道：

“是你呀！”

马卡罗夫拉起他的手，把他领到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一扇窗户，架子上和柜子里摆着许多玻璃器皿。

“抽烟吧，这里是可以的，”他脱着白大褂，说道。“他死得很勇敢，没有怨言，虽说腹部受伤是很痛苦的。”

他坐在桌子角上，冷笑道：

“他对我说：‘只要我知道我是诚实地死去，我就心满意足了。’真

像是英国小说中的话。诚实地死,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人都是诚实地死去,可是活着的时候……”

萨姆金抽着烟,一边听一边想: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这个未老就先白了头的人呢?

“怎么,萨姆金,我们是在革命吗?”马卡罗夫皱起眉头,瞅着冒烟的烟头,诘问道。

“显然是这样。”

“你高兴吗?”

“革命是一场悲剧,”克里姆等了一会儿才回答。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悲剧是不会令人高兴的。”

“你是布尔什维克吗?”

“当然不是,”克里姆回答,但马上又想:回答得太匆忙了。

“就是说你不是一个革命者,”马卡罗夫说话声音很低,但很干脆、很自信。总的说来,他的态度、话语全变了,不是萨姆金原先熟悉的样子了,这使他感到有些疑虑,不得不加以提防。

“革命者就是布尔什维克,”马卡罗夫依然很干脆地说。“他们总是直来直去,拿脑袋去撞墙。也许这是必要的,但我似乎不喜欢他们。我帮助过他们,用钱和别的什么……给他们隐藏过人和东西。你帮助过他们吗?”

“有过这种事,”克里姆谨慎地回答。

“原因何在?为了什么呢?”

萨姆金耸耸肩膀,一声不吭,他觉得马卡罗夫的问话越来越令人不快。可这个人却继续往下说:

“因为像柳托夫说的那样,先锋队不是去取胜,而是去壮烈牺牲吗?对敌军先进行第一次打击,然后——就壮烈牺牲吗?这是不正确的。第一,先锋队并非任何时候都要牺牲,而只是在进攻准备得不够充分和巧妙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第二,总归是要进攻的!所以说,萨